

●周德仓

黑子的“人格”

青稞地

在阿里地区改则县一个荒远的地方——果查,反倒有机会研究身旁的狗儿“黑子”。

黑子是前批驻村工作队留给我们的居所“警卫”,它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正面:浑身发黑,相貌并不堂堂,而脸颊总有伤疤,卫生状况不佳,难以讨人喜欢。

按照前任的嘱咐,我们将消炎药拌入狗食,让它尽快康复。

对比依然是最好的鉴定方式。

在黑子的同伴中,有黄狗曰“小黄”,可谓“一表人才”,不仅相貌英俊,而且讲究卫生,喜欢撒娇,自然赢得好

感。但小黄的品质却不怎么地道:除在用餐时一定会积极地显身于主人面前外,其余时间,大都浪迹天涯,醉心于交际,包括讨好心仪的女朋友,对自己职责所系的驻地安全置若罔闻,总是很晚才回到根据地,还要挑选优越的位置就寝,为此不惜与黑子发生口角。

相比之下,黑子显然是个“实诚人”。

忠于职守是黑子优秀的品质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景象是:黑子横卧于房前草地的沟渠中,傲然昂首,警惕地巡视四周,俨然是一位森严的保卫者,凛然不可冒犯。对于陌生的进入者,不管是谁,所乘交通工具如何,一定是坚决阻止,严格戒备,果断捍卫驻地安全。我们多次亲眼所见,黑子率领其他2位战友,摆出左右与前卫犄角态势,强势围攻进入领地的摩托车,逼迫驾驶员停车交涉,方可顺利通过。有一次,我们驻村5人一同外出

一周,待返回驻地,唯有黑子坚守岗位,其余2只狗儿早已逃之夭夭,虽然后来陆续返岗,但其变节行为令人不齿,遭到主人的一致训斥。此二狗儿果然尚有羞耻之心,每次用餐,必待黑子饱食之后,才诚惶诚恐地摸到食盆面前,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完成用餐。

黑子当初的脸伤,与最近右前腿跛足,相信是与凶悍的敌人勇敢战斗的结果。这个敌人,也许是狼,也许是自己有冒犯冲动的同类。有一点毋庸置疑:每当遭遇危险时刻,黑子一定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战士,决不推诿,决不怯战,立即亮剑,勇往直前,从忌惮后果。

黑子具有出色的预警能力。无论昼夜,在每闻黑子声色俱厉的狂吠之后十几分钟,必然会有摩托车或汽车进入我们的警戒范围,其嗅觉的发达,真是令人叹服!在寂静的黑夜,黑子

的叫声总会给人以亲切感。而在白天,我们会下意识地预测来客的身份和动机。所有主人对黑子的存在所带来的安全感,已经有严重依赖。

黑子的文明礼貌素质,甚至让人肃然起敬。它从来不会进入暖房走廊内主人核心生活区域,即使饥肠辘辘,可以在门口出神张望,可以伸出爪子将门内的食物“勾引”过来,也不会“越雷池半步”。在黑子的示范和警示下,它的其他2位“同事”也谨守规范,将自己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暖房以外。

在每天早晨起床以后,我们却很难见到黑子。原来它已经早早行动,在更广范围内去寻找食品,保障自己的生活来源。其中,掘洞捕鼠是收获最丰的生态型公益劳动。果查草原鼠洞密布,肥大的鼠兔成为脆弱草场最大的破坏者。黑子一旦掌握鼠兔进洞的准确信息,就会果断刨洞,激烈地实施挖掘作业,扬起一团尘土。最终,鼠兔必然会成为黑子的“囊中”之物。

黑子实在是过于质朴:它的相貌颜值太过大众化,甚至有些丑陋。关键是不修边幅,未能意识到讲究卫生的重要性,有些邋遢。由此,黑子一般不会获得人们良好的初步印象,但黑子的品质,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

在长期相处中,黑子显然意识到主人对它的反感,就不免飘飘然起来,俨然是“自己人”。黑子后来非常习惯于心安理得地“醉卧”在暖房门口、道路中央和大路口,双目紧闭,将身体整个铺在地面,即使身姿不雅,也在所不顾,对过路的主人,也不理不睬,貌似一家之主,而孩子般的淘气,却也暴露无遗。

质朴的黑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。在无限空旷寂寥的果查草原,每个人对院子背后马路对面“遥远”的如厕,须有精密的计划和坚定的决心。在很多时候,当你步出厕所,总会发现黑子雕塑般蹲在最近的土堆上,忠诚戒备!一股温暖和感动就在心中油然而生。

限于“语言”障碍,我们无法与黑子直接“对话”。它是我们的异类,其间有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。但是,黑子已经越来越多地与我们建立起一种无法描述的亲切感。它的质朴、勇敢、憨厚、忠诚、责任感和童稚,正在塑造自己独特的“人格”。它会让人感动,更会让人惭愧。

黑子,它已经有足够的资格拥有“人格”。

(作者为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原院长)

●王麟慧

爱从羊湖来

羊卓雍错

我战战兢兢地希望
你是上天的泪水孕育的
如果不是圣灵打了个盹
世间不会有山和水的结合
人间也不会有男人和女人

我看见青山怀抱绿水
看见蓝天拥抱白云
看见农妇的诗站在塔尖
余秀华可以爱上小白脸
但我只看到诗歌只能糊口
却不能为爱情下饭

我想摘一朵白云当棉花糖
可我抓住的是一团空气
棉花糖和爱情是什么
我不会告诉你
爱情是苟且地活着
每天的柴米油盐

如果羊湖的圣洁不能打动你
那么美景一定会迷惑你
关于圣洁与美好
关于生生世世的诺言
它们不是天荒地老
而是无始无终也无憾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江山



水粉画

缪宇光 作

我家门前,东南方向有一个小水塘,面积不大,大概有四五平方米吧。原先只是一个小水坑,父亲在农闲之余,总是挖上几锹,日积月累,慢慢地成了一个水塘。

与小水塘一埂之隔的是村子里的池塘,面积是小水塘的数千倍之多。村里人都叫它大塘。大塘中间有两个突兀的土墩,像两个小岛屿似的,土墩的面积与我家的水塘差不多大,上面长满了树木和野草。

两个土墩正对着我家,曾有过路的算卦先生说我家的风水是全村最好的,但是要想跳出农门,需在我家门前的那块小水塘里栽种一些莲藕,再放养几条鲤鱼,倘若在一个大雾天,看到鲤鱼跳到荷叶上,那是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吉兆,意味着寒门出贵子,从此飞黄腾达。

只要谈到风水先生的留言,父亲总是不屑一顾。站在田里擦着汗愤愤道,不劳动到哪里都没有饭吃。他对风水先生的预言一直耿耿于怀,认为那是逃避干活的借口,苦力才是这个世界生存的法则,所以一谈起风水先生的话,满脸都是鄙夷和不屑,怒斥道:迷信!我的母亲曾竭力催促父

●叶菊海

荷塘往事

亲按照风水先生说的话去做,弄一些莲来,再放几条鲤鱼,但是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,在斥责母亲迷信的同时,还不忘教训我要吃苦,要受累,等等。在他的眼里,流汗,甚至流血才是生存的唯一之道。躬耕于田,挥汗于骄阳,那才是生活,也是人生该有的本分,如果没有苦和累,似乎有投机取巧之嫌,那是不能容忍的。

那块清澈的小水塘,一直以来没有栽种一节莲藕,更没有放养一条鲤鱼。事实上,如果栽种一些莲藕,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即便改变不了家里的命运,也会为门前增添一些婷婷袅娜的绿色,看荷叶在水塘里交相辉映的美景,多么惬意。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,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鲤鱼不跳龙门,但是可以在荷

叶间嬉戏,也是别有情趣的,多好!

父亲是一个粗糙的人,所有生活以外的闲情逸致,在他的眼里是浮华和矫情。他见不惯穿戴整齐,人要干活,应该是邋遢的。他的眼里除了农具和田里的活,其它都是羞于启齿和显现的,这和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我有时候感怀于清风明月,喜欢在辽阔的星空下浮想联翩,希望能推窗有竹,喜欢屋后有桂花的绽放和芳香,这种生活情趣上的写意,一直是我生活中矢志不渝的向往。

所有这些在父亲的眼里都是扯淡的玩意,在他固执和偏见的生活中,人应该如同牛一样,任劳任怨,除此以外应该别无他求。至于精神生活上的追求,毫无疑问,在他的心里是一片毫无意义的废墟,如同岩石,除了本质上的坚硬以外,任何风雨的

刻意渲染,都应该无动于衷,与己无关,否则都是荒谬的。风只是风,雨只是雨,情感赋予的悲欢离合应该是羞于启齿的。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要在劳动中习惯,使之成为理所当然,这才合乎真理和法则。或许这是父亲的生活真谛和人生哲学。

这不是代沟,我想这是灵魂错位两个方向的决绝和离弃,是目光所致的截然不同,更是内心世界的迥异。

母亲去世了,我在尘世中漂泊,依然如初,不曾改变。想起那个小水塘,想起母亲,往事在暮色一般朦胧中,竟夹杂着难以言说的忧伤,像冬天冷风中飘落的小雨,落到脸上,湿在心里。

我时常想,当年要是在小水塘里,栽种几节莲藕,放养几条鲤鱼,在某个大雾天,一条鲤鱼忽然跳到荷叶上,命运又将是怎样一番情景?

从此不是蓬蒿人,一飞冲天到九霄。是这样吗?我不敢确定。碧绿色的莲叶下,那条在清澈的水里游来游去的鲤鱼,最终在梦境中消失,而这一切都成了往事,在我回首的视野里,犹如一片云烟。

●胡天耀

高原上的卓玛

蓝天包裹着雪山
卓玛高扬的鞭儿举过山顶
白云掉下山来
成了她的头巾
她用香唇一吻
整个高原都成了蓝天

那曲过来的牦牛
带一身林芝的油菜花粉
让高原上希有的蝴蝶
有了一颗菩萨心肠

草原上少有人行
留下卓玛和羊群编织的美景
小河匍匐在原野上
它要过滤痛苦的眼泪
在这离天最近的地方
纯真才是真正的本味